

盛世繁花

白墙

胡健◎著

○○○

这里在拆迁。拆去了一个热闹、和悦的小院，剩下一片灰色的瓦砾，只有北屋那一面依然很白的后墙还矗立着，在阳光下反着耀眼的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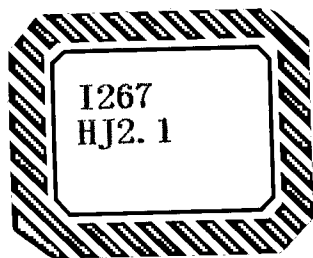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I267
HJ2.1

白墙

胡 健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墙/胡健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·盛世繁花)

ISBN 7-5075-1903-1

I. 白... II. 胡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51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44 印张 94. 5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目 录

白 墙	(1)
杨 妮	(10)
吸 力	(30)
林凤花	(60)
长 孙	(83)
第五种爱情.....	(105)
也 堪 回 首.....	(130)
于立仁.....	(148)
敲敲门.....	(156)
时 尚.....	(174)
听我说,听我说,没有桃源.....	(197)
年轻的爸爸来相会.....	(216)



白 墙

这里在拆迁。拆去了一个热闹、和悦的小院，剩下一片灰色的瓦砾，只有北屋那一面依然很白的后墙还矗立着，在阳光下反着耀眼的光。它曾被两根棕色的漆柱分隔成三块，现在那原是柱子的地方只露着参差不齐的灰色砖头。

屋垮了，墙还在，象我们的新婚，架散了，情还在。这墙成了我唯一的安慰。

右边那个墙角，白墙灰下露出两个浅浅的淡黄色的印疤，那是我俩的脊背磨出来的。几乎每个晚饭后，她都在那儿摆两个方

白

墙

1



Bai Qiang

凳，渐渐地，那儿就成了我们的“领地”。电视屏幕上的荧光时强时弱，一闪一闪，我们在黑暗里偎依着。呵，多少个难分难舍的夜晚……

那个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念头：“结婚，快结婚！结了婚就能有无穷尽的缠绵。”

终于，七九年国庆前，我俩搬进了厂里分给我的小房间。贺喜的客人们散尽了以后，我俩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噢，新婚！噢，小家！“真好！”她在我耳根轻轻说。

蜜月，蜜月，天天如蜜，我和她尽情地吮吸着。

每天下了班，一块去看电影，参加舞会，逛马路，打桥牌……不知疲倦。她常带着自我欣赏的神气扮她小主妇的角色。她爱系着那条绣了花的淡红色小围裙做饭，卖弄当知青时学的几手炒菜技术。“嗨，你原来只会这么几种啊？土豆丝、萝卜丝、白菜丝：土豆片、萝卜片、白菜片，土豆块、萝卜块、白菜块……”我笑她。“去——”她竟向我“反扑”过来。我们常常笑着，吻着，忘了吃饭，忘了就忘了！“噢，真好！”

她陶醉地说。这就是爱情吗？大概是。我也说不清楚。管它呢！

白

墙

2



蜜月过去了，“糖”月也过去了。她把床单、被套、枕巾包成一个卷儿，带回她妈妈那儿去。也许看
在蜜月的面上，保姆曹妈帮我们洗了，晒了，叠得整
整齐齐送了回来。又过了两个月，她照例又卷了一
包，让我带给曹妈。这次，曹妈正在洗衣服，大木盆
里堆着小弟的衣裤和大小床单。曹妈指指旁边的一个
铝盆说：“你来啦？她怎么没来？她近来吃饭怎么
样？”

白

土豆丝、土豆片、土豆块，萝卜丝、萝卜片……
“不怎么样。”我信口答道。

“噢？”曹妈好象刚认识一样打量了我一下说，
“你可是个大小伙子，得学着干点儿活儿了！”

墙

我一听，愣了愣，火了，不洗就不洗吧，拐着弯
揶揄人算什么！我夹起了那个包往回走。

3

怎么办？自己洗呗！“你可是个大小伙子，得学
着干点儿活儿了。”我从床下边拉出大塑料盆，洗衣
粉，热水，泡上床单。



晚上，来了一些朋友打桥牌。分对的时候，他们
非说我们小俩口有暗号，把我和她分开了。她刚学桥
牌，得有人帮，可大伙儿起着哄不准。没想到，十六
盘下来，她居然险胜，于是，她更来劲了，连战不

休。

一连三天，床单的事我彻底忘了。那天下班刚到家，只见她系着绣花围裙，懒懒地坐在桌旁。

“唉？还没做饭了”我问。她回家路近，从来都是做好饭等我。

“你要吃你做吧，我不饿！”

白

“怎么了？生病了？”我捂住她的额头，不烧。不想，她一合眼，竟有一串泪珠滚落下来。

墙

“真没意思！真庸俗！洗、烧、吃……天天这样一套。其实你和我结婚，就是找了个保姆，比保姆还保姆！既要上班去挣钱，还要回来做饭、洗衣服，外加陪你睡觉！”

4

“你怎么说这话，这个小家是咱俩的，而且，买菜、买粮食、买煤不都是我干的吗？”



“床底下那盆床单、被套也是你干的。都快馊臭了，几天了？等着我呢？！”倒霉的床单！倒霉的曹妈！我弯腰拉出大盆来。可不是，露出水面的床单上已经有了一圈儿黄锈般的渍印。

“我干是就该的！我不干就没人干。这叫幸福、爱情！”

我怎么也没料到她竟为这点小事和我发脾气

唉！沤臭了的床单！沤酸了的婚姻，变了味的爱情！
见鬼。

在冬季黑暗的黄昏里，我站在她身边，默默地想着。她在家时几乎是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，现在却每天要为我张罗早晚两餐，为我洗衬衣和袜子，为这个家操心，数不清有多少琐琐碎碎的事呵。以前我怎么没多想呢？……我伸出手去摸索着她的脸，鼻翼旁还是潮的。她猛地闪开了。

白

“噢噢，不许生气了，”我哄着她，弯下腰，将脸和嘴唇凑近她，“小保姆，笑一笑，又挣钱，又睡觉……”

墙

“啪！”刹那间，我只觉得左颊热辣辣的，心里顿时升起一股又热又辣的流质，直烧喉咙、头顶。我没想到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它像沸滚的火山岩浆，流过我的心，在那里冷却了，留下厚厚一层尘灰。爱情变质了。

5



从此，我们“相敬如宾”。每天回家，我们照样在一起商量买菜，买粮食，买煤，房租费，水电费，扫街费。我尽量多干活儿，提水、洗菜、切土豆块儿……家庭，按部就班地运行着。吃完饭，常常已经八点多了。睡前的一个多小时里，我看书，她织毛

白

衣——自己的。有时，我放下书看她织一会儿，有时她也放下毛衣，看着我读书。……我们都想和好如初，可是永远也退不回去了。为了那记耳光。我不能让她看不起，看成一个只有情欲的家伙。她也始终不向我道歉，一定怕我误以为她道歉是为了换取我的重新亲热。她和我都变得谨小慎微，即使是例行公事，谁也不更进一步。啊，我们像候鸟一样，辛辛苦苦垒起了自己的窝，最终还亲手把它毁掉！

墙

又过了两个月。一天，我问她：“床单、被套能不能三个月洗一次？”

“可以，只要你不三个月换一次老婆就行。”

“你！你过去不是这样讲话的。”

6

“我现在就是这样讲！你干脆说不爱我了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从何说起？”

“你自己知道！结婚以前，你说的做的什么样？现在呢？”她几乎嚷起来，却又禁不住捂住脸抽泣起来。

按理说，如是爱，就不应该记仇。可我为什么忘不了那个呢？是我先前太爱她而现在又太失望了呢，还是本就爱得不深？我不知道，爱情有没有，有多少，是说不清楚的。她大口吸着气，痛哭失声了。

我走近她，把她搂在臂膀里，“本来可以吃食堂的，不要你做那么多家务事，可我又太穷……”

“这和穷有什么关系？”她还是怒气冲冲，这次吵嘴，看来是她久已想望的，她只想打破沉闷，一抒怨气。“这要看心。如果没有了感情，就什么都没有意义了！你明说吧！”

她对爱的需求大多，而付出的……也曾不少。我把她搂得更紧。有一种话要说出口，还需依靠外部力量使对方镇静下来。“听我说，”我竭力把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我想，你可能是大疲劳了，也可能是病了。和我在一起，你总是自己折磨自己。我想，我俩分开一段时间会好的，你暂时回家住一个月……”

她猛抬起头，睁圆泪汪汪的眼睛，惊恐地望着我。

“我不是赶你走，是为了你好。这个小家，永远是你的：我，也永远是你的。你随时可以回来，只要你想我……”我也想象她那样哭一场啊，可是我没有足够的爆发力。她的眼泪又涌了上来，我以为她会倒在我怀里痛哭，因为我自己也被刚才的话打动了。她却并没有哭，而是点点头。这也是我们互相理解的佐证。

白

墙

7



Bai Liang



她走了三个星期，音讯全无，连她家的拆迁也没通知我。如今只剩下一面白色的墙，能够让我站在它前面回首往事。

“电影、舞会、桥牌，全是为你们男人准备的，全是欺骗女人的把戏！结了婚，爱情就消失了……”

“难道我们之间只有土豆丝、土豆片，只有油盐酱醋吗？你少跟我谈这些！”“为了不使你们男人庸俗，难道就该我们女人庸俗到底吗？”……噢，见鬼。

当初，我绝不想让她过这种终日油盐酱醋的家庭生活，可是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谁又能让我少排几次买菜的队呢？爱情失去了营养也会苍白、虚弱，而营养是什么呢？我发觉，我还没弄清一切，就匆匆结了婚，是结了婚以后再去寻找爱情，寻找营养。家庭真是爱情的坟墓吗？让油盐酱醋淹没了的爱情。被洗衣粉泡出黄渍的爱情。为排队站酸了腿的爱情……

我不是不想让她生活得更丰富些。电影、戏剧、音乐会。讨论讨论电影创作上的“假”从何而来；研究一下学院派和新星派的不同风格；听听关于朦胧诗、古怪诗的争论。哪怕她暂时不感兴趣。

不论怎么说，我爱她。她不喜欢家务事，不是因为懒惰，而是她过于爱幻想，她追求的家庭不是现在

这个样子，况且这也是她的权利。她毕竟还没被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缠住，还不甘于终日念叨那些油盐酱醋。虽然这一切总还是要存在的，油盐酱醋不会是万寿无疆的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人，他们都是怎么办的呢？——单靠惯性吗？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白色的墙壁在灰蒙的黄昏中醒目地矗立着。我觉得我离不开它，它带给我许许多多回忆的愉快，就像她在我身边，用软软的手指掸着我身上的灰，好象那卷曲的发梢又在搔着我的下巴，甚至她身上淡淡的香气……这种感觉太让人受不了，我想她，刻骨铭心地想她。应该马上去找她！

在我背后十米远的地方，一个姑娘用围巾紧裹着自己，她那拽着围巾的双手颤抖着。泪珠在她脸上闪烁。又是眼泪，她永远有这个爆发力！亲爱的！

白

墙

9



白

墙

10



杨 妮

只有我一个人送她走。因为
她的事在医院里已有流言了。

她在车窗里向我挥着手，本
无表情的脸，像通常一样。但我
知道她是动了感情的，说不定立
刻会蒙上脸哭。这种感情的交
流，在一个不善于运用表情的人
来说，只有对于十分了解的人才
能够通过内心的感应来实现。

长途汽车卷起的尘土像条土
龙，翻腾起来，遮住了我俩的视
线。在我，只是遮没了杨妮一个
人，而在她却是遮没了这里的一
切，包括她极留恋的山岗、田
野、大沙河，还有我这个“大人

朋友”。尘土帮助她摆脱了一段生活，却给我添上一种惆怅。

医院里的人都说我喜欢得她近于疼爱。是的，我的疼爱发自同情，这也是此种疼之所以无条件、无保留的原因。记得她刚来的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医生值班室，护士长来喊我：“冯大夫，在你的宿舍加张床怎么样？来了个新护士。”我们医院离城里很远，多数人都住宿舍，我一直是单人住的。

杨

老远，我就看见了她。她站在我的宿舍门口，溜着墙边，又瘦又高，脸色苍白，低颧骨的平坦的面颊，使人想象得出流泪时候的一泻而下；挺直的鼻梁，鼻翼过分紧张地歛张着，像呼吸困难的病人一样；因为没有眼窝而显得凸出的大眼睛十分疲倦地眨着，躲躲闪闪的目光不停地落在地上、墙上和所有不是我面孔的地方，就像认定我不欢迎她似的，看她的架式，她身体的一半已经挤进了墙壁，另一半像只吓破了胆的小兔，随时随地准备逃掉。背在身后的小被包用蓝色塑料布裹着，手里的大旅行袋没装满，像她本人一样精疲力竭。

妮

11



她叫杨妮，在市卫生局办的护士训练班学了两年半，二十岁。给她收拾完床铺，护士长又乐呵呵拍了

Bai Liang

拍她的头，赞赏地说：“这孩子不错，她是主动申请来远郊区的……”

杨妮看着护士长，毫无表情地受着表扬，安详地眨眨眼，倒象护士长说的是哪个不相干的人。

记得当时，我只适当地表示了一下惊异。这个小小可怜儿，还挺有勇气的！

白

晚饭是我带她去吃的。一进饭厅，她的头就越压越低，紧紧跟着我，几乎贴在了我的背上。我觉得自己变成了袋子长在大袋鼠的后面。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后，她问我：“我给你添麻烦了吧？大人们都嫌我麻烦。”

墙

12

“没有的事。”我说。她蛮敏感，但是还没有敏感到自己二十岁也是大人了。这是这个时代中典型的没有成人感的“成人”，也许是因为需要他们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太少了。



饭吃到一半，她又问道：“我吃饭太响了吧？影响你吗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我又摇摇头。

“我爸爸最烦我吃饭，”她说，“小时候，他一拳就把我和弟弟打到饭桌下边去……”

我惊呆了，我仿佛听到了“桃榔”一声，看到一

个小姑娘连人带椅跌翻在地。

“不过，我们越来越大，他也不敢常打了。”说着，她吃了一口饭，带着“越来越大”的自豪和无所谓的神气。

“那，”我想掩饰自己的惊愕，搭讪道，“你如果吃饭不出声了，他还打吗？”

“当然。他总找得到理由。”她并没忘记夹菜，就象刚说完“这菜不错”一样安然。

晚饭后，她在宿舍稀哩哗啦洗了一通，七点多钟就铺好被子，然后带着一种幸福感，长出了一口气躺下了，象卸下了几千斤的重担。于是，一人向隅，悄无声响；我为她可惜时间，也有些关心，就问道：“病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么早就睡？”

“嗯，反正也没事干。”她很勉强地回答。

“找本书看看嘛。业务书我这儿有。”

“不看，都学过了。”她仍然背向着我。好家伙，才一年半护训班，——“都学过”！

“哦，你自愿报名到远郊区，就是为了睡大觉吗？”我自知这句话说得太重了，有些倚老卖老的味道。

杨

妮

13



Bai Diang